

边疆纪事

蔚 樺 等 著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边疆纪事

第一集



明倫書局出版

邊疆紀事

蔚 樺 等 著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共有六篇作品，都是描寫我边防战士們在雲南兄弟民族地区駐防中的生活。“边疆紀事”寫战士們帮助兄弟民族發展生產，救治病人，駕設桥梁，同时表現了兄弟民族对边防战士們的衷心爱护，描繪了軍民关系中的真实情感。“伏击之歌”寫一对热爱祖國的兄弟民族的未婚夫妻，不惜牺牲，协助战士們捕獲了偷越國境的特务。“第一声鷄鳴的时候”寫我軍衛生人員，医活一个重病將死的傣族小孩，破除了他家人的迷信。“沙戈寨的一夜”寫一位軍屬，到边防部隊去看望丈夫，从一夜的經歷中，認識了保衛边疆的重要性。“新的粮食”，寫我工作組熊志成組長，为教給边疆兄弟民族耕作施肥等技術，試种了一片玉米。苗剛長起來，却被一个固执老头拔了。經熊組長耐心教育，才把老头仇視的心理扭轉。及至試种成功，老头感动地說：“……毛主席啊！这是您老人家帶來了新的粮食啊……”

边 疆 紀 事

蔚 樺等著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河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
外文印刷厂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*

总号0830 開本767×1092 1/32

印張2 3/4 字數46,000

1956年6月第一版 1956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8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08·20

定价：(5.)二角

目 錄

边疆紀事·····	蔚 樺 (1)
伏击之歌·····	謝光澤 (22)
第一声鷄鳴的时候·····	呂再生 (46)
沙戈寨的一夜·····	李 盛 (53)
新的糧食·····	楊 昭 (68)

邊疆紀事

蔚 樺

滾龍寨的變遷

滾龍寨的早稻一年收兩季，但是據寨子里的本族同胞說：“打下的谷子，要是年成好了，才够吃半年。”

這個問題對於才到滾龍寨十多天的三連的同志們說來，是一件奇怪的事。同志們都想：“這樣肥沃的土壤，一年又收兩季，咋個會不够吃呢？”過了几天才知道原因在哪裡。原來寨子里的本族同胞祖祖輩輩傳下來的耕種方法都是“耕種合一”；前面耕，後面就下種，以後就不管了，這樣收穫當然是不會好的。

三連指導員陳希武同志，感到這種耕種方法不能發展邊疆的農業生產，更不能提高本族人民的生活水平。於是，他號召全連同志把內地的先進生產經驗介紹給本族同胞。並把有關介紹農業生產的“人民畫報”“連環畫報”借給本族同胞看，俱樂部的委員們都來當解說員。還用扯家常的方式把內地農民的生產經驗講給本族同胞听。

滾龍後山的大林子里有積了几十年的落葉、鳥糞和獸糞，由於年代久，有些已經腐爛成醬糊了。這真是好肥料

呀！同志們抽了一個星期天的時間，到林子里挑了一千多挑這種肥料，又派了幾個種地有經驗的同志去教本族同胞學習內地的耕種方法，如怎樣栽植旱稻，怎樣鋤草，怎樣上糞等等。

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到了六月間，谷子就黃了，茁壯的禾桿被沉甸甸的谷穗壓彎了。打谷子這天，本族同胞高興得連飯都沒有吃飽就抱着鐮刀下田去了。

豐滿的谷粒，就像金豆子一樣往攢斗里落。聯防主任山扎他姆，從攢斗里舀起一撮谷子來，看了又看，樂得連嘴也合不攏，他笑着說：“往年種兩季不夠吃一年，今年種一季怕兩年也吃不完。”

秋收的田野上，此起彼落地洋溢着本族人民感激的歌聲：

鳳凰來山百鳥迎，
邊地人迎的是解放軍。
解放軍出了好主意，
今年才得好收成。
陽雀給我帶封信，
信兒末帶到北京城。
一來問候毛主席，
二來感謝他教養的人。

“大 軍 谷”

二月間，一排到了大雪山一个傣族同胞居住的寨子——
蛮菜。这里只有六十多間低矮不齐的竹舍，被終年碧綠的芭
蕉叢环抱着。按季節來說，是应当春耕的时候了。可是土地
都荒蕪着，長滿了芹茅草。原來寨子里的人大部分都患着嚴
重的瘧疾，不能下地春耕。

一排到后，衛生員便忙着給傣族同胞医病，向他們講預
防瘧疾的方法。任根义排長則帶着大家借了些鋤头，花了兩
天工夫，幫助老鄉把山后十大塊荒地挖了出來，并到区里給
他們貸了兩斗旱谷下了种。这件事立刻在整个寨子傳开了，
老鄉們抬着水、抱着芭蕉、提着菠蘿等，向一排的同志跑
來，說好說坏硬要一排的同志們吃，同志們再三的婉言謝
絕，这下可把帶病去慰問的村長阿木合大爺急坏了：“你們
怎么能不吃呢？大軍對我們傣族人这样好，我們是永远忘不
了的，这是我們傣族人的一片心！”

到了九月間，部隊幫助老鄉开的荒地，每塊地平均打了
六百市斤旱谷，在区里來說也是丰產的最高紀錄。一排同志
們又把谷子挑到傣族同胞的家里，亞娜大媽抓着正在倒谷子
的任排長的手，好一陣才說出話來：“我活了七十多歲了，
沒有像今年这样高兴过，有毛主席和大軍在，我还想活几十
年哩！”

老鄉們把一排打的六千多斤旱谷叫做“大軍谷”，阿木
合大爺代表全寨子人說：“这些‘大軍谷’我們要留下來做
种子，讓我們蛮菜傣族的世代傳着种下去，每当吃飯的



时候，就想起大軍對我們的恩情。”

二十六个蔽雨棚

滇西的雨季到了！

在猛美山修路的某連同志們，十多天來沒有一天不是渾身上下水唧唧地走回帳篷去。有一天他們剛上工，就看到工地週圍有几十个新搭的棚子。恰巧這時，大雨下來了，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提著鐵錘炮桿就往棚子裡鑽。

這天的雨比往天下得久、下得猛，可是大雨落到棚子頂的大芭蕉葉上，便滾了下去，戰士們一點也沒淋著。雨停了後，大家數了數，像這樣的棚子總共有二十六个。

收工後，戰士們把工具往帳篷裡一放，便懷著好奇而又感激的心情跑到山腳猛美寨去問景頗族同胞，是誰搭的棚子。

寨裡的姑娘們抿著嘴笑，說：“不曉得。”男人們反而驚奇地問戰士們：“搭什麼棚子？我們不曉得嘛！”最後還是一個少先隊員小阿霞暴露了這個秘密。她對著二排長的耳朵悄悄地說：“唔！棚子是村長達木列干老爺爺昨夜晚帶著全寨子人搭的。他們說：‘解放軍天天淋著雨修車路，怕淋出病來，搭幾個棚子給他們蔽雨。’寨子裡的人都說，不准哪個給你們說這件事，我是少先隊員，咋個能跟著他們說謊話哄人呢！”

戰士們很感動，回去後就討論決定，把修路指揮部獎勵

他們的四十条香烟，拿去送給搭蔽雨棚的景頗族同胞，表示感謝他們。

第二天吃罢早飯，战士們都換了干淨衣服，由連長陈亞山帶着往猛美寨走去。

离寨子还有五六十步，达木列干就帶着全寨子人迎了出來，陈連長拉着达木列干的手說明了來意，把那四十条香烟交給他。达木列干哪里肯收，他左手搭在陈連長的肩上，右手一上一下地比划着說：“解放軍同志來到我們边界地这四年多來，为了我們边界人得好日子过，哪一天得安閑过，早先是剿土匪，現在又給我們边界人民修車路，难道我們搭几个棚子來表表心意还值得感謝嗎？”說着就哈哈大笑起來，其他的景頗族同胞拍着手，也贊同地跟着达木列干笑。

一个神話似的故事

从耿馬回臨滄的路上，一个赶馬的苦聰族老人給我講了这么一段神話似的故事：

“在緬寧地界，有一家拉祜族人，他家媳妇生娃娃沒有生下來就断了气。这时不曉得从哪里來了一个大軍，他朝月子婆臉上吹了三口仙气，嘿！便把她救还陽了，还使了个法術，从月子婆娘肚子里把娃娃掏了出來，娃娃一下地就会唱調子。”

等我到了某部二連，談起上边这件事，原來就是發生在二連衛生指導員楊國光同志的身上。

那是一九五三年的冬天，二連到了一個漢族和拉祜族雜居的寨子——大竹棚去砍伐木料，有一天楊國光砍木料回來，看見一個拉祜族老大媽坐在門口哭，他立刻跑過去詢問。

老大媽用食指根節揉着哭腫了的眼睛，用不十分諳熟的漢話對楊國光說：“媳婦生娃子，三天囉，娃娃下不來，媳婦剛才斷了氣……。”

楊國光是學過接生的，他想進去看一看，是不是還有點救。可是老大媽咋也不讓他進去，說他是童男子，進月子婆娘的房內不吉利。楊國光再三的解釋，說解放軍不忌諱這些。老大媽又推說里面髒。

“大媽！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，為了人民連命都捨得拿出來，難道還怕‘髒’？”他想，可能大媽還因為有其他風俗習慣，或者不好意思讓男子進去，所以就誠懇的多方面進行說服，老大媽又看楊國光身上挂着一個大紅十字藥包，知道是醫生了，後來才讓他進房內去。

死人是按照拉祜族的規矩放在地下，腳頭起陰森森的點着七盞豆油燈，身上蓋着七尺麻布，臉上蓋着七張黃紙。楊國光揭開死人臉上的黃紙，在鼻子上用手一試，一點氣也沒有。他又摸了摸脈，脈搏還在微弱的跳動。他根據五六年醫務工作的經驗，斷定產婦只是因為劇痛而窒息，如果很快的急救，或許有點希望。他先給產婦注射了一針強心劑，接着使用人工呼吸法，過了二十多分鐘，產婦不但恢復了呼吸，

鼻孔里还发出了低沉的呻吟。他又給產婦打了一針強心劑，迅速地把手消了毒，開始接生。經過他簡單的手術，“唔哇”一聲，孩子落地了。

在楊國光身旁的老大媽，看到娃娃生下來了，死了的媳婦又還了陽，高興得鼻涕眼淚一齊往下流。她接過這個胖嘟嘟的小孫子，嘴里一邊唸“克肯老！克肯老（大恩人）！”一邊用拉祜族拜神的禮儀，朝着楊國光磕起頭來。

以後，老大媽不管是趕街子、串親戚，她逢人就講解放大軍吹仙氣救活了她的媳婦和孫子。這個近似神話的故事便傳開了。

軍郵員趙玉山

一天傍晚，軍郵員趙玉山同志從某部送信回來。他真想在八點鐘以前趕回團部，因為今夜晚電影隊來放映電影，而他由於出差的時間多，已經半年多沒看电影了。他不斷地把繮繩朝馬頸子上抽着，馬跑上一個小土崗後，他突然發覺路旁的草地上躺着一個崩龍族打扮的老人，老人雙手捧着肚子低聲地呻吟，他旁邊放着一大挑新砍的松柴。

“噫——站住！”趙玉山從馬背上跳下來，走到老人身邊，輕輕搖搖老人的肩膀：“老大爹！你怎個囉？”

老人有氣無力地說：“同志，砍柴回來，肚子疼，着實惱火嘍……”

趙玉山連忙把出差時帶着的行軍丹，給老人吃了几粒，

然后，把軍用水壺里的水餵了老人几口。

这时天漸漸黑下來了，趙玉山看了看表已經七点半了，他想：現在赶回去还誤不了看电影。他又一想：大爹肚子疼不能走，难道就讓他在露水里躺一夜？不！不能这样，就是不看电影也得把大爹送回家去：“大爹！你家住在哪点？”

老人豎起身子指着：“你看！就是山脚下的那个寨子。”

“大爹你的肚子疼不能走，騎上我的馬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同志！你——”

“噯！大爹，我們都是一家人嘛！來，我扶你上馬。”

可是老人总不肯讓趙玉山送，他說：“同志！別耽擱你的公事。我一小會兒就好了，再說我騎馬，叫你給我挑上柴，寨子里曉得这件事要罵我的，你回去吧，我慢慢地走。”趙玉山不由分說，推推拉拉地就把老人扶上了馬。他回過身去把老人砍的松柴挑起，駁過馬頭“叱！”地一摧，馬便朝老人指点的方向走去。

老人几次提出要求：“同志，你回去吧，天黑了，我自己走。”說着他就把馬勒住，要下來，但是馬又被趙玉山一巴掌打得跑起來。

趙玉山暗自咕嚕：莫說天黑，就是天下刀子也得把你送回去呀，要不，还算什么人民战士。突然，他想出个好办法：“大爹！你家有多少人呀？”他想把老人的注意力引开。

“三个。”老人說。

“大爹你今年多少歲了？”



“唔！我嗎？六十四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趙玉山就这样把老人送到家里。

这时寨子里的人听说老人去砍柴在路上得了病，一个过路的解放军同志帮他挑着柴，让他骑着马回来。大家都拥到老人的家里，来看望这位好心的解放军同志。

趙玉山帮着老人的儿子，把老人安顿在竹床上后，他偷偷地看了看表，已经九点半了，他想：现在回去也许电影还没有放完，能赶上个尾巴看。他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“秘密”，只推说回去有事。他谢绝了全寨人的挽留，跳上马道了一声“再见”，便飞似地朝原路驰去。

全寨人目送着这位边防战士翻过山岗。

解 放 桥

这方圆百十里的人，没有一个不知道解放桥的来历。

原先，大雪山的各族人民要想到耿馬、双江去，或者是去猛建壩子買点鹽巴、刀烟都得蹣过綠浪河。“綠浪河”这个名兒到怪好听，你可別認為它的样兒也跟它的名字一样秀丽。原來河水終年四季都是黃糊糊的，河床里積有很多礁石，晴天过河，河水漫到人的小肚上，雨天根本就没人敢过，河底的暗礁不曉得碰伤过多少人，蹣断过多少只馬脚，一到雨季，山洪匯集了，大雪山南麓的咽喉便被这条險河招断，行人要進大雪山得繞很远的山路。

駐軍在大雪山某部第一連的战士們看到这种情形以后，便主动向連里要求，要帮助大雪山的各族人民在綠浪河上架一座桥，連里立刻批准了战士們的这个要求，并派副連長任根义同志帶領第一排的战士們到綠浪河去架桥。

第一排的战士們到了綠浪河以后，每天跑到三十里以外的山上去砍回木料來，連气也不歇就忙着跳進水里去打樁釘架，大部分同志的脚桿都被暗礁撞破了，伤口被河水一冲，辣呼呼的刺得骨头痛，可是誰也沒有哼吱一声。副連長任根义同志接連在水里工作了四个小时，舌头都冻得快轉动不过來了，还給大家打气：“同志們，加油干呀！咱們現在受点冻，桥架好了，大雪山的各族人民可就不再受这条河的折磨了……”

三天以后，綠浪河上出現了一座二丈八尺長，四尺寬的大木橋。木橋完工的这天下午，遠近百十里的各族人民都像過什么節日一樣，吹着嗩吶，敲着鑼鼓，穿得花花綠綠，扭呀唱的趕來慶賀木橋的落成。在慶祝會上，戰士們接受了香堂族老人吳扎三的建議，把這座橋叫做“解放橋”。

我們到第一連去的这天，恰巧是猛建壩的街子，趕街的人夾着篋飯盒，拾弄得俐俐落落，三個一羣，五個一伙談笑風生地朝猛建壩走去。當我們接近解放橋時，前面一個吆馬的傈僳族青年，大約是想起了往年過綠浪河總得把衣服脫掉牽着馬過去，而今年卻可以趕着馬自由自在地從橋上走過……他把套頭向腦後一推，便唱起來了，——他唱得那么奔放而又深沉：

啊……

解放橋下的流水嘩嘩淌啊，

水沖石岩濺白浪啊！

往年過河心膽戰啊，

如今過河多平穩啊！

要問感謝哪一個？

感謝毛主席的好領導啊！

感謝解放軍的好心腸啊！

一個綉花荷包

才調到營部來的衛生指導員林楠同志有一個非常精致的